

再慢的日子，
看起来都快。

日子疯长

龚曙光
著

当我们把世界几乎走遍，
才发现这一辈子的奔走，
仍没能走出那个童年和少年的小镇。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日子疯长

龚曙光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日子疯长 / 龚曙光著. — 北京: 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18

ISBN 978-7-02-014305-4

I. ①日… II. ①龚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102830 号

责任编辑 杨新岚 孔令燕

内文插画 李 锤

装帧设计 肖睿子

责任印制 徐 冉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198 千字

开 本 715mm×955mm 1/16

印 张 21

版 次 2018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4305-4

定 价 48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 010-65233595

这十几沓散文组成的集子可以看作首尾相衔的一部“梦溪诗章”，一曲时而激越时而低徊的长吟。笔触所及，皆为梦溪故地，父母至亲和儿时老友。野风吹起渡口的层层涟漪，湖上芦荻声声如诉。这是一场追忆的逝水年华，一个离我们遥遥无测、邈远到难以言喻的空阔世界。诗人沉浸忘我，以至于忽略了光阴流转，心灵留驻，耽搁在一壶浓香扑鼻的春醪旁，酣醉不起。

倾听摇晃不醒的呓语，走入那个叫作“梦溪”的古镇深处，感受风情野韵和一个个传奇。青石老垣从雾幔中一点点析出，粗长的声气由远而近。扁平的历史在我们眼前矗立起来，古井苔痕变得鲜活溼湿，开始一滴滴渗流垂落。一个少年从踏上停泊乌篷船渡口的第一步起，就开始目击生存的忧伤和惨烈，接受自己不可摆脱的命运。记忆中的第一次死亡事件是镇上的老更夫，这位老人每天夜里呼喊的“小心火烛”突兀地消失。而后是一个个亲人的离去、从小厮磨的友伴作别，生活真容依次显露。无法习惯的死亡与同样唐突的爱情交织在一起，令人滋生出无法排解的哀痛和深长的惊惧。

这是发生在一座中南小镇及四周的故事，它由小城、村野、河畔、知青生活点组成，孕化演绎，滋生万物。它贫瘠，却散发出永恒的温情，浊臭与馨香，冷酷与热烈，一层层积叠镶嵌。纯真无瑕的爱恋与乡间猥亵，大义凛然和怯懦苟且，生生搅拌在这方无所不包的乡土里，令一颗游子之心无力割舍。这是一部周备细致的人物志、风俗志，是与故土和昨日的一次促膝长谈。其中，追忆“九条命”的顽韧的父亲、美丽柔弱而又刚强坚毅的母亲之章，读来真是感人至深催人泪下，再没有什么文字可以替代。这是最不喧哗的刻记，具有惊心之力却又始终呈现安然沉默的品质。与这些记述相映的是另一副笔墨，即幽默俏皮和忍俊不禁、机智过人的揶揄和反讽。

有一些过目不忘的篇章，于节制朴素中透露出惊心的消息：“三婶”的失贞和男人的颓唐；麻脸老校工悲壮的“义举”……它们沾满血泪，闪烁着艰难生存的人性之光，其故事本身就蕴含了底层的日月伦常，写满道德礼法，可以作为复杂的人性标本，一部乡间的百科全书。

全书的丰富性既表现于斑驳的色彩和含蓄的意绪，又由淳朴率直的美学品格显现出来。它写苦难不做强调，谈幸福不事夸张，所有议论和修饰都给予了恰当的克制。这部忆想之章把坎坷与折磨化为题中应有之义，内容上毫无沉郁滞重之气，形式上也没有迂回艰涩之憾。它转述的是流畅的生活和乐观的精神，有一种自然沉稳、自信达观的气度。我们掩卷之后，除了对人事耿耿于怀，还有关于风物的不灭印象。比如我们耳旁会长时间响着知青们在露天影院的那场打斗声，北风掠过大苇塘的尖啸，感到阵阵刺骨的寒意。那片无边无际的芦苇荡凄凉而又迷人，好像是专门为当年知青们量身打造的一个人生舞台，在此尽可上演淋漓的悲喜正剧。

书中浓墨重彩写了一棵祖父的大梨树，它仿佛栽种于文字中央，蓬勃茂盛，硕大水旺，俨然成为一凛然不可侵犯的神物，为一历经沧桑者的另一具形骸。这些描述甚至让笔者恍若站在了《诗经》中那棵神奇的“甘棠”之下，瞻仰它的浓荫匝地，伟岸雄奇，承接不可思议的神性之光。

翻阅中，随着最后一个字符的出现和消逝，思绪漫漶开来。我

们不知道这本书有什么理由从无数的乡野回忆中凸出，也不明白它叩击心弦的力道从何而来。熟悉的生活场景，血缘和故土，生死离别，他乡忆旧，如此而已。可又不止于此。形制类似，质地有异，原来它以独有的蕴含和舒张吐纳，产生出绵长不息的力量。

我们感受了它的洞悉和宽容，率直和诚恳，还有无讳饰无虚掩的为文之勇。信手写信心，倾吐过来人的慷慨，其实是很难的一件文事。世事洞明而后能舍，经历漫长愈加执着。我们就此看到了一篇篇没有书生气也没有庙堂气，更没有腐儒气的自然好文。它是心灵自诉，岁月手札，亲情存念，也是搏浪弄鱼。

“弄鱼”在书中有过专门的记述，那是精密的河溪水口绝技：踏激流涉滩石，捉到活蹦乱跳的大鱼。

好吧，现在就让我们打开鱼篓，一起分享。

张炜

2018.3.21

余秋雨



质朴叙事，

在文学写作中最重要的，也最艰难。

龚曙光先生用质朴的笔调写出了一个质朴的家乡、质朴的童年，
满纸厚味，让人舍不得快读。

当代年轻人不要以为这只是远年故事，

其实，

里边的悲欢人情、冰雪炭火、梨花书声，

就是我们生命的土地——永远的中国。



以湖湘原始野性而生命力旺烈的文字，
招回了自己的童年与青春。
一切都自然、真实、本色、活脱。
那是一个与我们渐行渐远的时代，
那是一群与我们命运相通的小人物。
我读着读着，
越来越亲切，越来越熟悉，
因为它也招回了我的童年与青春，
让我好几天没能从那座龚家老屋场、
那个梦溪小镇里走出来。

韩
少
功



悲悯于情，

洞明于智，

鲜活而凝重于文。

梦故园点滴透功力，

怀众生寻常见大心。

说是试啼之作，

却有厚积薄发脱俗孤高之大气象。

残雪



阅读毛子的散文集对我来说是一次惊喜的旅程，
这些质朴的篇章具有令人难忘的独特魅力。
更为难得的是，
它们还以其原始的情感爆发力，
突入到了人类历史的昏暗深渊，
让读者从那里逐渐辨认出我们自己可能具有的模样。

洪晃



看龚曙光散文既陌生又熟悉。

陌生是因为过去交往的大部分时间，

我们都很商务很正经；

熟悉是因为有一次他带我去吃湖南的小馆子，

一张矮桌，几个小凳，

让我第一次感到他的乡情。

《日子疯长》的每一篇，

都像这个快销时代一个农家小馆为你准备的精神食粮：

淳朴的文字，浓郁的乡愁，深奥的哲理。

这种真诚而稀罕的叙事，

很容易让你折射到自己的生活和一面人生的镜子。



一个人的有趣是因为他明白无常即正常，

知道如何在薄情的世界里多情地活着。

曙光兄的有趣，

就是把他行走在那段疯长日子里获取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，

在手心揉搓出的千帆过尽的旷达之气。

所以我喜欢跟有趣味的他扯卵谈，

也喜欢读有才情的他码的文字，

因为从中可以想起过去的自己，

看见未来的我们。

日子疯长，我们都是时间的粮食……

再慢的日子，过起来都快。

千禧那晚，我独自蜷缩在书房里，清点即将过去的二十世纪。就在千年之钟敲响的一刻，我莫名地想起了祖母说过的一句话：“日子，慌乱仓皇得像一把疯长的稻草！”

我不知道，一字不识的祖母，怎么可以说出这么一句深刻而文雅的话来。读过媒体拼尽才情撰写的辞别文稿，我觉得，祖母的话，才是对二十世纪最精当的描述。

一晃，新世纪又快过去二十年了。因为写作，我重新回到少年时代，捡拾起已经成历史的故乡人事。每每进入一个记忆中的故事，我又会不由自主地想起祖母的这句话，浮现出那些日子的种种慌乱与仓皇：旧俗的废止与新规的张立，故景的消亡与新物的生长，审美的倦怠与求生的决绝，顺命的乖张与抗命的狂悖……初衷与结果南辕北辙，宣言与行为背道而驰，良善和邪恶互为因果，得势和败北殊途同归。这个看上去像慌乱追寻又像仓皇出逃的世纪，岁月被捣碎成一堆空洞的日子，日子被挤榨成一串干瘪的岁月，恰如田地里疯长的稻禾。

究其动机，我写这些人事，并不是为了给二十世纪一个删繁就简的抽象评判，也不是为了印证祖母几十年前所说的那句话。于我而言，时代只是一日一日的日子，历史只是一个一个的个人。无论身处哪个时代，一日一日的日子，总会有苦也有甜；一个一个的个人，总是有悲也有喜。置身其中的每个个体，其苦其甜，其悲其喜，都是连筋连骨、动情动心的真实人生。

我当然明白，文中所载的那段岁月，注定是要在历史中浓墨重彩的。其臧其否，也必将为后人们长久地争来论去。不管未来的史学家们如何评判，我笔下的这些人事，都会兀自生活在评判之外。他们中，命运顺遂的未必适得其所，命运乖悖的未必咎由自取。无论历史的逻辑是否忽略这些人事，但对他们而言，时代过去了，日子却留了下来。

我一直质疑所谓的大历史观。见史不见人，是历史学家们的特权。对文学家来说，任何历史都是不可替代、不可重复的个人史。史学家评判的昏暗岁月，一定有过光彩的日子；后世艳羡的幸运人群，一定有着悲怆的个人。在生命的意义里，光彩的日子，

哪怕只有一日也不可被忽略；悲怆的个人，即使只是一个亦不能被丢弃。

这自然只是个人的文学态度。星光灿烂的作家群里，也有些被喻为编年史家的。或许是因为我对弱小和孤独的生命天性敏感，抑或是弱小和孤独的生命铸就了我审美的天性，因而我的这一写作立场，并非基于某种社会学认知，而是源自个人的审美本性：在峻岭之巅，我更关注小丘；在洪涛之畔，我会流连涓流。子夜独行，为远处一星未眠的灯火，我会热泪盈眶；雁阵排空，为天际一只掉队的孤雁，我会揪心不安；年节欢宴，为门外一个行乞的叫花子，我会黯然失神；春花烂漫，为路旁一棵迟萌的草芽，我会欣喜若狂……

其实，我始终都在逃避和压抑这种天性。近二十年，我一直作为一个纯粹的经济人而存在，不仅放弃了成为作家的少年梦想，而且与旧时的文学圈子渐行渐远。无奈，天性就是天性，可扼制却无法割弃。年前的一个周日，我在书房翻读鲁迅先生的手稿，忽然心头一热，拿起一管毛笔坐上案头，情不自禁地写作起来。

也不知为什么，祖母所说的那些疯长的日子，竟如泉水一般突涌出来。

这便是我散文创作的缘起。

即使在今天，我打算将一年来所写的这些文字，零零星星聚拢来结集出版了，仍说不清为什么要写下这些旧人旧事。不过我敢肯定，断然不是为了怀旧、讽今，或者警示未来那么风雅而宏大的目的，也不是为了向某部巨著、哪位大师致敬那么猥琐而堂皇的意愿。也许，仅仅是因为那是一种真诚而实在的生存。毕竟，疯长的稻草也是稻禾，疯长的日子也是岁月。

再虚的日子，过起来也就实了。

龚曙光

2018年1月31日于抱朴庐